

2015 第八回 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日台原住民族研究フォーラム
8th Taiwan-Japan Forum on Aboriginal Studies

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
Endaan tmgjijai 學術研討會
Truku ni Nihung

タロコ族対日戦争史(タロコ戦役)シンポジウム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the Truku-Japan War

專題報告

專題報告 1 井上伊之助

鄧相揚

以愛報仇—井上伊之助

(會議論文未經作者同意不得轉載引用)

以愛報仇—井上伊之助

鄧相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1906年7月因日人「賀田組」在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伐樟熬腦，引發「威里事件」，共有25名日本人遭到殺害，井上伊之助的父親彌之助是被殺害者之一。井上伊之助抱著「以愛報仇」的信念，於1911年來到臺灣，以「囑託」身份在原住民部落進行醫療工作長達35年；足跡遍及今新竹縣尖石鄉、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等地，終生不渝地為原住民的醫療工作盡心盡力。井上伊之助不僅在原住民部落從事醫療工作，照顧原住民，他更以親身體驗、學習、生活、與研究，進而撰寫泰雅族的民族志和泰雅族語的教材；其成果對泰雅族的研究影響深遠。

井上伊之助向來認為「蕃人」、「生蕃」等稱呼是帶有輕視意味的名詞，因此主張廢除「蕃族」的蔑稱和污名的人，同時主張：臺灣雖然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清代、和日本的治理，但就臺灣原住民的觀點來看，這塊土地歷代以來就由他們的祖先所治理，理應享有主權。

井上伊之助於1966年9月2日蒙主恩召，安葬於埼玉縣入間メモリアルパーク墓園，墓碑上銘刻一大「愛」字，說明伊之助一生奉行基督的大愛，更對他一生的行誼作了最美的詮釋。在「愛」字下方，以臺灣泰雅族語 **Dminun Utux** 用日文刻著「トミーヌソ、ウットフ 神ほ織り給う（臺灣泰雅族語）」，意即「祖靈在編織」，更說明伊之助一生對臺灣泰雅族所付出的奉獻，乃是藉由泰雅族的 **Utux** 所編織而成。

井上伊之助堅信他的一生是由 **Utux** 編織而成，因此他抱著此信念去行基督的大愛，除充分說明了他對基督的堅定信仰外，更對臺灣原住民族有著深摯的尊重和感情。對世人而言，井上伊之助的事蹟確實是愛與靈的一盞明燈。

關鍵詞：以愛報仇、祖靈在編織 **Dminun Utux**、井上伊之助

愛の報復-井上伊之助

鄧相揚

国立暨南国際大学東南アジア学科 兼任助理教授

【要旨】

1906年7月、日本の「賀田組」がタロコ族の伝統領域で樟脳を採取している最中、「ウィリー（威里）事件」が起こる。25人の日本人が殺害され、井上伊之助の父、弥之助も犠牲となる。井上伊之助は「愛の報復」による信念を貫き、1911年に訪台、囑託の身分で35年間にわたって原住民集落での医療活動に従事する。その足跡は新竹県尖石郷、台中市和平区、南投県仁愛郷、信義郷、宜蘭県三星郷、大同郷などに及び、終始原住民のための医療行為に尽力した。井上伊之助は原住民集落での医療活動のほか、原住民の面倒を見、親身に体験し、学び、暮らし、研究を進め、タイヤル族の民族史及びタイヤル語教材をまとめ上げ、タイヤル族の研究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

井上伊之助は「蕃人」、「生蕃」などの呼称は軽視の意味合いが含まれている名詞だとして、「蕃族」の蔑称と汚名の排除を主張した人物であり、オランダ、スペイン、鄭成功、清朝、日本に統治されたが、台湾原住民の観点からみれば、この土地は原住民の祖先が歴代統治してきた場所であり、彼らが主権を持つべきだとも主張した。

井上伊之助は1966年9月2日に天に召され、埼玉県入間メモリアルパークに納骨された。墓石には、キリストの愛をもって世の中に奉仕した伊之助の生涯を象徴する大きな「愛」の字が彫り込まれ、愛の文字の下に書かれた「トミーヌン・ウットフ（台湾タイヤル族語）神は織り給う」という言葉は、伊之助がタイヤル族のウットフ（Utux）によって織り成されたその人生において、生涯キリストの愛をもってタイヤル族に貢献し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井上伊之助はその一生がウットフによって織り成されていると信じ、この信念を基にキリストの愛をもって行動した。これらからキリスト教への深い信仰と台湾原住民に対する真摯な尊重と感情が説明できる。この世の人々にとって、井上伊之助の行いは愛と魂の灯火だといえる。

キーワード：愛の報復、トミーヌン・ウットフ、井上伊之助

（和訳：齊藤啟介）

壹、前言

我因為研究「霧社事件」，侵濡解讀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是首要工作，為了釐清歷史真相，採集口述歷史，書寫報導文學，闡述生命之歌，因此結識高山初子（高彩雲）、下山一（林光明）等報導人，他們都是井上伊之助生前曾經照顧過的人，一輩子沒有忘記井上伊之助的恩情，但兩人在生前未能再見到井上先生、亦未找到井上先生的親人，更沒能親自來向伊之助致敬而感到遺憾，我許下諾言替他們完成宿願。

1930年（昭和5年）10月27日臺灣霧社地區賽德克族不堪日本人的極權統治，爆發「霧社事件」，導致在地的日本人和賽德克人死傷慘重，關係人之一的花岡二郎遺孀高山初子（高彩雲），她的賽德克族名叫娥賓·塔達歐，在事件當時因懷孕而僥倖生存下來，第二年被強制移居到川中島（今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她在生孩子時因發生難產，幸獲伊之助先生的醫療救助，母子才得以平安，高山初子母子後來在臺灣原住民社會有很高的成就，高山初子常說：「井上先生是非常慈祥的人，對待原住民就像家人一樣。井上先生的腳有一點跛腳，但他在部落裡救活許多人，實在是一個偉大、了不起的人。」高山初子一直嘗試要尋找這位救命恩人，但都沒有結果。

下山一是日本警察下山治平和泰雅族母親貝克·道雷的長子，後來下山治平離開貝克·道雷和四個兒女回到日本，貝克·道雷獨立撫養四位兒女的際遇非常可憐，井上先生在霧社內山馬列巴行醫時，貝克·道雷曾是伊之助先生的屬下，對貝克·道雷母子相當照顧，下山一是她的長子，在臺灣長大後曾後來當過小學的教導，戰後，為了照顧泰雅族的母親和弟妹，沒有回去日本，他生前常常感念伊之助先生對他們一家的恩情。

高山初子和下山一時常對我提及尋找井上伊之助的事，他們對伊之助的感恩之情令人感動，於是我便下定決心要找到井上伊之助先生的家人，同時希望早日前來伊之助先生的墳前獻花致敬。

為了要找伊之助在日本的家人，十餘年來曾經數度拜託日本的媒體和學界的朋友幫忙協尋，1989年（民國78年），原籍琉球而正在臺北就讀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久部良和子，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黃智慧聯袂到埔里、川中島等地採集田野資料，同時到我位於埔里街上的寒舍作客，當時久部良和子的研究主題是「賽德克族的祖靈觀」，因此她詳閱了許多文獻資料，聽我要追尋井上伊之助的足跡，她受到我的情摯與真誠所感動，事後，她從臺北給我寄來井上伊之助於1926年（大正15年）所出版的《生蕃記》一書的影印本，這正是我尋覓井上伊之助足跡的線索，也是我認識井上伊之助事蹟的啓蒙書。

1992年（民國81年），位於日本大阪的「日本機關紙協會」，為了探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日本殖民地臺灣所犯的錯誤，其中之一就是「霧社事件」，他

們在臺灣大學許介麟、政大藤井志津枝教授的介紹下，專程前來埔里、霧社、川中島等地踏查，同時看到我所收集的大量史料照片及田野資料，於是邀請我到日本大阪的通天閣，與日本廣島原爆的史料、照片、文物的「戰爭與和平」的主題展，並舉行演講會。

展覽時間，我在日本機關紙協會秘書長小森孝兒的協助下，憑著繭絲般的細微記憶，前往神戶試圖尋覓井上伊之助的家人，但結果是一無所獲，數日後小森孝兒從大阪的圖書館，影印了井上伊之助於 1960 年（昭和 35 年）9 月 2 日由株式會社新教出版社所出版發行的《臺灣山地醫療傳道記》一書的影印本，作為我這次到日本展覽與演講的禮物，這正是我繼獲得《生蕃記》一書後，再獲得深探井上伊之助足跡追尋的至寶專書。

1995 年（民國 84 年）的夏天，下山一帶了一位日本人的傳道者石倉啟一來埔里街上的寒舍作客，他尋覓井上伊之助在日本的足跡近十年，他說：「自己是一位無教會組織的基督徒與領導者，自三菱商事株式會社退休後，居住在日本千葉縣的佐倉市，自己相當推崇井上伊之助的事蹟，於是尋訪他生前在臺灣原住民部落的足跡，並親自來到臺灣新竹縣尖石鄉、南投縣仁愛鄉等地踏查，希望能夠瞭解井上在原住民部落的行誼，親自踏查，自然與井上伊之助共心。」

石倉啟一與我初次見面，兩人談及井上伊之助的事蹟卻相當感動與興奮，因為彼此都在進行井上伊之助的足跡調查與撰寫工作，我在石倉啟一的協助下，獲得了井上伊之助墓園所在及其家人的聯絡資訊。

1999 年 1 月間，日本正是寒冬季節，雪片紛飛，我踏在雪中追尋聖人井上伊之助的足跡，我獨自到埼玉縣入間メモリアルパーク墓園。

井上祐二接到我的電話，專程到南与野車站去接我，並同往他家造訪。井上祐二對一個陌生的人，千里迢迢自臺灣專程到井上伊之助先生的墳前獻花，感到非常訝異。

我說：「井上伊之助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人，他一生對臺灣的原住民作出奉獻，令人欽佩。十餘年前，曾答應一位居住在霧社賽德克族婦人高山初子（高彩雲）生前的諾言而來，除了表達高山初子對伊之助的感恩之外，同時也表達他個人對伊之助的敬意。」

伊之助是一個基督徒，他完成了「以愛報仇」的志願，伊之助在臺灣山上的原住民部落住了 35 年，他的一生以泰雅族的「Dminun Utux」為最佳的詮釋。

貳、井上伊之助的事蹟

- 一、井上伊之助的父親彌之助於日人治臺初期前來臺灣，在花蓮港「賀田組」從事伐樟熬腦的工作，1906年（明治39年）7月31日因「賀田組」發放「山工銀」給太魯閣族的部落時發生糾紛，引發太魯閣族人群起攻擊腦寮，殺害製腦工人，之後花蓮支廳長大山帶著警備隊前來應援，共有25名日本人遭到殺害，被砍頭的日本人包括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教員、「賀田組」店員及其所僱用的日本人腦丁等，井上伊之助的父親彌之助是其中被殺害的一位。
- 二、時年24歲的井上伊之助在父親於花蓮遭原住民殺害後，他克服心中的怨念，抱著「以愛報仇」的信念於1911年（明治44年）來到臺灣，以「囑託」身份在原住民部落進行醫療工作，聖經的經文：「要愛你的仇敵」成了他喪父之痛最重要撫慰的力量，他前後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工作長達35年，也就是在他人生中最精華的歲月全部奉獻給臺灣的原住民，特別是他「以愛報仇」的事蹟，令人景仰。
- 三、伊之助為了表達自己獻身給臺灣原住民的決心，決定將自己的一生奉獻出來，將初生的長子取名為「獻」，這是為紀念獻身的心志而給孩子取的名字。
- 四、井上伊之助初到臺灣原住民部落服務時，以「不要命的大傻瓜」自稱，因時時有原住民出草獵首的事情發生，他抱著殉死的決心，為原住民進行醫療工作，甚至認為萬一遭到出草被殺害時，要將自己的遺骨埋在原住民部落，做為臺灣土地的肥料。
- 五、井上伊之助進入山地後，在附近的原住民部落，發生好幾件令他心痛的事件，特別是「五年理蕃計劃」時，到處屍體橫陳，血流成河，慘不忍睹，在他工作附近砲火的砲聲或血戰的叫喊聲，常常驚動他那為神獻身服務的平靜心靈。
- 六、井上伊之助做為一個日本人，他看到統治臺灣的殖民地政府，捨去教化、授產等撫育政策，竟利用軍隊、警察部隊，以精銳的武器去殺害原住民，井上伊之助更因此下定決心，終身要救治和教化臺灣原住民，伊之助在原住民部落行醫時，為了救贖原住民，每天向上帝禱告。
- 七、原住民部落醫療欠缺，衛生條件不佳，傳染性痢疾、瘧疾、傷寒、肺病、疥癬、寄生蟲病在部落間交叉感染，患者無法進行農業生產，婦女無力進行紡織，大家缺糧缺衣，飢寒交迫，躺在床上急待就醫，沒有力量走到公醫診療所接受醫治；井上伊之助以跛腳之姿，行走於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鄒族的部落之間，數公里遠路猶如近鄰，他跛腳急行於山間的足跡，鏗鏘有聲，成為勇者、醫者、仁者、聖者的化身。

- 八、井上伊之助在原住民部落行醫時，足跡遍及今新竹縣尖石鄉、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宜蘭縣三星鄉、大同鄉...等地，當時原住民的部落不僅是位在窮鄉僻壤，有的部落更位於海拔一、二千公尺的高山地帶，物資缺乏，沒有電力，也沒有自來水，他帶著家眷在生活條件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終生不渝地為原住民的醫療工作盡心盡力。
- 九、井上伊之助的母親花子於 1925 年（大正 14 年）在日本家鄉逝世時，井上正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進行探訪工作，無法返鄉奔喪，之後伊之助甚為自責，因為父母親的亡故，他都無法盡人子之孝，為父母親送終。
- 十、井上伊之助在山上行醫，其家眷不僅要面對物質的短缺、精神上的枯燥等困境外，更要面對生命的挑戰，井上伊之助的妻子千代子在山上分娩時，就是自己剪斷臍帶，甚至後來井上伊之助的長女路得子因病在臺北過世時，井上伊之助還遠在新高山(玉山)一帶為原住民行醫，當他接到惡耗趕回臺北時，長女路得子的遺體即將火化，差點無法見女兒的最後一面。
- 十一、井上伊之助於 1925 年（大正 14 年），為了要出版《生蕃記》一書，前住日本，從報上得知有兩位泰雅族的姑娘，被一位離職的警官因故賣到東京的私娼館，暗無天日的出賣靈魂和肉體，經井上伊之助的營救，這兩位泰雅族姑娘才脫離苦海，回到霧社的故鄉。幾年後，當他在霧社內山馬列巴、白狗部落（今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發祥村）行醫時，還照顧出賣這兩位泰雅族姑娘的離職警官的家眷。伊之助對臺灣原住民的大愛和關懷，令人敬佩。
- 十二、井上伊之助「以愛報仇」的事蹟，感動了森丑之助，兩者同為羸弱、瘦小身軀、又有跛腳，皆以毅力和愛心同為獻身於臺灣原住民的志業，因而結為莫逆之交，森丑氏曾於 1917 年（大正 6 年）8 月撰寫〈在臺灣山地所播的信仰〉一文，「讚」與「嘆」來書寫井上伊之助在原住民部落的事蹟。
- 十三、井上伊之助在泰雅族加拉排部落（今新竹縣尖石鄉）行醫時，認識初來同一部落的新任巡查稻垣藤兵衛，兩者同為無教會組織的基督徒、行道者，因而結為知己，之後不久，稻垣藤兵衛畏憚官僚主義，職掉警職，投身臺北之底層社會，照顧窮人、流浪者、和失學的兒童，建立「稻江義塾」、「人類之家」等社會機構、更積極主張「娼妓自由廢業」，稻垣氏在臺北建立基業並積極實踐；井上伊之助則留在原住民部落實踐自己的「以愛報仇」，井上說：「他跟我的工作雖然不同，思想也有不一致，可是立腳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上，卻和我同感共鳴，有時我們會見面、討論事情、一起共起居，一直持續著兄弟般的交往」。
- 十四、井上伊之助不僅在原住民部落從事醫療工作，照顧原住民，他更以親身體驗、學習、生活、與研究，進而撰寫泰雅族的民族志和泰雅族語的教材；

其成果對泰雅族的研究影響深遠。

十五、1930年（昭和5年）10月27日霧社地區的原住民，因不滿日本人的暴虐統治，發動「霧社事件」，翌年，日人當局將事件餘生者遣送川中島集中看管，當時瘧疾肆虐，井上伊之助即自願前來附近的眉原公醫診療所服務，就近照顧事件的原住民餘生者。更有警察意圖要用藥物毒殺被集中看管的餘生者，被井上伊之助制止下來。

十六、大東亞戰爭期間，井上伊之助在臺北照顧肺結核、癲瘋病和精神病患，常有被空襲的危險，他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全心照顧病患。

十七、井上伊之助長期在原住民部落行醫，無暇照顧妻兒，他的三個兒女（長女、次女、次子）先後病死於臺灣，伊之助夫婦為了臺灣原住民的醫療與教化工作，嚐盡了白髮送黑髮的痛苦。

十八、大東亞戰爭終戰後，井上伊之助取漢名為「高天命」，試圖留在臺灣當「正港的臺灣人」，他屢次向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陳情，表明一心一意要留在臺灣，進入父親在花蓮的遭難地，為太魯閣族的原住民施醫及宣教工作。

十九、大東亞戰爭期間，他愛的足跡遍及仁濟院（今臺北仁濟醫院）、松山養神院（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樂生院（今樂生療養院）等。終戰後，他前往宜蘭的原住民部落行醫時，遇到「二二八事件」，他不畏時局的混亂，仍無畏無懼地為當地的居民和原住民行醫。

二十、井上伊之助堪稱為基督徒愛的典範，他一生完全順從基督愛的教導，以真誠高貴的愛去愛那不可愛、不能愛、愛不下去的人。伊之助完成了聖經所交代的「愛鄰居」、「愛敵人」的教訓，這種愛的力量，使他離開安穩的家鄉、親愛的家人，到那連本地人都不敢又不願去的山地受苦，還要忍受不能公開傳播福音的折磨。

二十一、井上伊之助向來認為「蕃人」、「生蕃」等稱呼是帶有輕視意味的名詞，因此他是最早主張廢除「蕃族」的蔑稱和污名的人，他同時也主張：臺灣雖然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清代、和日本的治理，但就臺灣原住民的觀點來看，這塊土地歷代以來就由他們的祖先所治理，他們理應享有主權。

二十二、井上伊之助的行誼與臺灣的近代歷史息息相關，他因為父親於「威里事件」遭難，而下定決心前來臺灣「以愛報仇」；「威里事件」後來引發「太魯閣戰役」。當井上進入新竹加拉排部落行醫時，遇到了泰雅族人發動「李棟山戰役」、「石加路（Skaru）戰役」，他身歷其境，仍堅守崗位醫治病患。「霧社事件」爆發後，他自願前來照顧事件的餘生者，醫療身患瘧疾、傷寒的患者，之後又到臺中州新高郡山地管制區（今南投縣信

義鄉)、內茅埔社(今信義鄉明德村)、楠仔腳萬社(今信義鄉望美村久美社區)照顧鄒族、布農族的醫療。

二十三、井上伊之助晚年曾說：「上帝用我作肥料，使福音的種子發芽。」這種用生命滋養土地，用愛心消融悲傷的故事，在臺灣最最幽暗的角落，發熱、發光，是一段美麗而動人的神聖樂章。

二十四、大東亞戰爭結束後，井上伊之助自願留在宜蘭天送埤行醫，以便照顧醫療附近的泰雅族人，後因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日本人必須全部被遣返，井上是最後一批被遣返日本的日本人，井上伊之助夫婦的行囊竟是病死在臺灣三位兒女路得子(長女)、正明(次子)、知惠子(次女)的骨灰。

二十五、在臺灣，井上伊之助的偉大事蹟，除了少部分的基督徒了解外，他愛的事蹟鮮被臺灣人知曉，事實上在血統、族群的藩籬之外，井上伊之助的精神可說已被埋沒在臺灣歷史的底層裡，對臺灣而言，井上伊之助確實是愛與靈的一盞明燈。

二十六、井上伊之助於 1911 年(明治 44 年)渡海到臺灣，之後有三十五年的歲月，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族進行基督教傳道及原住民醫療工作，日本政府為了表彰井上伊之助對於社會發展和行業進步有傑出貢獻，於 1966 年(昭和 41 年)4 月頒授勳四等瑞寶章(ずいほうしょうじゅしょう)。¹

二十七、德國籍的史懷哲醫師在非洲醫療傳教的事蹟，為世人所敬仰，甚至還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在臺灣及日本，井上伊之助其人的事蹟卻鮮為人知，井上伊之助是「日本的史懷哲」，真是實至名歸。

參、 結語：愛、重生、和平

井上伊之助於 1966 年(昭和 41 年)9 月 2 日蒙主恩召，安葬於埼玉縣入間メモリアルパーク墓園；入間市位在埼玉縣的西南部，距離東京都會心約 40 公里。區域內地形起伏，自然環境優美，人口約十五萬，由池袋車站抵此地約一小時的車程。

入間市是埼玉縣西南部的一個人口約 14 萬 8 千人郊區的「入間メモリアルパーク」為一社會福利法人所經營的墓園，井上伊之助家族的墳墓即於此。冬陽灑在墓園中，此地林木扶疏，加上四處設立的雕塑，讓人感受到猶如置身於公園

¹ 瑞寶章：(平假名：ずいほうしょう，英文：Orders of the Sacred Treasure) 日本於 1888 年開始制定的勳章。以在公共事務有功勞者，長年從事公務者，功績受到推舉者為授與對象。內閣府賞勳局每年春、秋兩次(春季是每年的 4 月 29 日，秋季是每年的 11 月 3 日)，以天皇的名義授勳。

內。

在叢叢的碑林中，逐一地察看墓碑上的名字，終於找到井上伊之助家族的墓碑，伊之助、千代子和四個兒女的遺骨埋葬於此。

伊之助家族的墓碑上銘刻一大「愛」字，說明伊之助一生奉行基督的大愛，更對他一生的行誼作了最美的詮釋。在「愛」字下方，以臺灣的泰雅族語 **Dminun Utux** 用日文刻著「トミーヌソ、ウツフ 神ほ織り給う（臺灣泰雅族語）」，意即「祖靈在編織」，更說明伊之助一生對臺灣泰雅族所付出的奉獻，乃是藉由泰雅族的 **Utux** 所編織而成。泰雅語 **Dminun Utux**，就是「祖靈在編織」的意思，泰雅族人堅信宇宙萬象的一切，都是祖靈的旨意，一個人一生的事蹟皆由祖靈（**Utux**）所編織而成，人類是什麼也不能的，當戰爭失敗時就說：「祖靈的織法不好」，又當人類戰爭勝利、幸福平安就說：「祖靈織得很好」，正像婦人在織布一樣，可以說是祖靈在編織著世界上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的生涯。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為紀念太魯閣戰役 100 週年，以「愛·重生·和平」為主題，舉辦「2014 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紀念系列活動」，其中舉辦追思活動籌備會時，秀林鄉的太魯閣族人，提出要邀請井上伊之助的兒子祐二，前來臺灣參加追思會，說明了太魯閣族人「愛、重生、和平」的人性光輝。

附件：井上伊之助足跡地名對照表

今之村落	部落名稱	族群	族語名稱	日語名稱
嘉樂	加拉排	加拉排	Klapay	Klapay
	麥樹仁	Tseole 澤敖列 (Ciuli)	Mksujing (Makssin)	
錦屏	天打那	Tayan	Tentana	
水田		Tayan	Slaq	
南勢 Psin	白毛	Tseole 澤敖列 (Ciuli)	Mepasing	白毛
阿冷		Tseole 澤敖列 (Ciuli)	Qsya'	阿冷
	稍來	Tseole 澤敖列 (Ciuli)	S'ulay	稍來
新生	眉原	Tayan、 Ciuli 澤敖列	Bgala Bngala	バ イバラ
互助	清流	Seediq Tgdaya	Gluban	川中島
力行	馬列巴	Tayan	Mlepa (malepa / Lepa)	マレツバ
	紅香	Tayan	Mkanaji (Knaziy)	マカナジ
發祥	瑞岩	Tayan	Mstbon (Masitoban)	マシトバン
	慈峰	Tayan	Kobah (gobax)	
明德	內茅埔	Bunun	Naifunpo	內茅埔
久美	楠仔腳萬	Tsou、Bunun	Mamahavana Namakaban	ナマカバン
崙埤		Tayan		
松羅		Tayan		
天送埤				天送埤

參考書目

井上伊之助

1930年〈蕃人生活の回顧〉，《社會事業の友》14：115-117。

1932年〈蕃山漫想〉，《臺灣教育會雜誌》361：77-81。

194年〈甲・腺腫に關するタイヤル族の舊慣〉，《民俗臺灣》2（3）：12。*

1935年〈タイヤル族の新年〉，《臺灣時報》182：79-83。

1935年〈タイヤル族の隠れたる舊慣〉，《臺灣時報》187：85-89。

井上伊之助 著

1926年《生蕃記》警醒社出版

井上伊之助 著

1960年《臺灣山地傳道記》新教出版社 出版

井上伊之助 著；石井玲子 譯

1997年《上帝在編織》人光出版社 出版

石倉啟一 著

1995年〈井上伊之助-臺灣原住民にその生涯をささげた愛の人〉《內村鑑三の繼承者たち》教文館 出版

賀川豐彦

1919年《貧民心理の・究》，東京市：警醒社書店。

森丑之助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2000年《生蕃行脚—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出版

山邊健太郎 解說

1986年《現代史資料 22 臺灣 2》株式會社みすず書房 發行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

1947年《臺灣省日僑遣送記實》（臺北：編著）。

宋文薰連照美翻譯、編輯

1998年《宮本廷人之証言：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出版

廖守臣

1998年《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私立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廖守臣 著

1984年《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臺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出版

久部良和子 著

1991 年《賽德克人霧社群的祖靈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土田滋

1984 年〈人と學問 淺井惠倫〉；《社會人類學年報》第 10 號 pp.1-28（弘文堂）に発表

三尾裕子、豐島正之

2005 年《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臺灣資料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鄧相揚

1998 年《霧社事件》。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

1998 年《霧重雲深》。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

2000 年《風中緋櫻》。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